潛室劄記

潛室劄記卷下

伊祁汀　包粲吉著

男拜濂孫　顯祖　繼祖　承祖　興祖　曾孫　掄　鑑　錄　鎔　鈞　錦　仝較

錫山高世泰彙旃　南豐湯承寬碩人

上元黃越際飛　仝訂　上元許鏻賢聲　仝參

以誠敬為綱將將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為目將將辨別的去其庶乎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麽極力承當莫要
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

君子夙夜惕厲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
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
淵而欲羅異珍恣奇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
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茲其所以
爲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道
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爲顏之樂也與不憤不若悠
悠蕩蕩閒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驕語快活是飽

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嘖矣苦矣更有一字訣
其誠乎子輿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
或欲入山予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曾尋覓否或曰未
也果安在予曰不在天之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
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予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
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遮蔽不得方寸耳
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
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
便會視耳便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

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崢嶸把絕頂去處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勵起來尋箇名師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力須索要到這裡歇腳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遠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雖在紛華靡麗場中漠然無所與其高尚有如斯徹上徹下再隔他不住亘古亘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自目前名勝而貿貿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

在書本上還在腔子裏予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

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

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遺心易志俛仰于今之世乎抑將砥躬勵行黽勉乎古之人也

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智僅足以周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然則求免于庸衆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

分與量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因乎勢與時

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如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千瘡百孔茫無下手處驕語亦奚以為

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

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

此做文十字訣也徑而至約而盡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纔無弊若必逐人逐事責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

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而曰謹慎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矣

或問守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窮理而已矣

魯論云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已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二語共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書無難易無多少不讀則難則多讀則易則少或讀或不讀則難則多讀之又讀則易則少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

是非決諸春秋

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

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强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

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資是擁其一人焉

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哉云有其者乎。

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

嘗試反觀內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衆的源頭這箇念頭須掃除將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矣乎以逢迎爲謙光以戇直爲慢侮以豪强爲義氣以忍讓爲怯懦以詐僞爲聰敏以長厚爲糊塗以雷同爲親愛以慷慨爲矯激世俗之見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無辨

昔人云亂臣賊子只見君父有不是處噫危哉然則忠臣孝子只見自巳有不是處而已繇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遊之不我信也鄉里之不我服也婢妾臧獲之不我畏不我懷

也是皆無道而處此也假令有道處此爾爾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有苗可感矣有於同體矣有於同氣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即謂無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揆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充同科矣

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員申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頭鈍寂寥

吾不欲觀之矣

孔孟而後周程而前醇正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韓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擎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章即渙然冰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坡公光明磊落間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

恨

坡公為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毀其稿而避名以避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畧同儒者盛獨子厚大勢而不及子瞻何與

君驕臣諂壞社稷富貴驕貧賤諂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驕二諂

卧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至哉言乎獨有國之明訓也哉我輩做人亦然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余謂駱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爲表裏蓋武氏貫天達地之惡舉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冤矣

王莽有子秦檜無兒

神武莫如操謙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檜試與較榮華絜富貴豈有加于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念頭

行差路徑九泉之下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漢高祖譎而不正宋藝祖正而不譎
鼂錯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畧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遊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歟哉直者處之以公心應之以坦衷裁決于義道而無所回屈之謂耳學者不識直字橫逆之加悻悻莫能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善讀書固如是乎

我輩有大憂問舜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却便不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為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即以施之平等罔不可者昔人所謂德量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養厥好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為乎噫不特

此也。即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

尊師取友二之謂不是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邪討洽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瞑眩之藥。劾他山之石。難矣哉。

憲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爽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

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此。是降心抑志以

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懋勉、以圖令終乎間有錯誤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子矣敢傾刻即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圖全美乎

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乎高宗不夢帝賚良弼乎彼牧人者衆魚旐旟又胡爲乎來哉

氣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產執政與人誦之得力於鄉校之議許者居多焉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不爲鄉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換骨猛力滌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動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應之曰自觀人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瀆不顧忌者比比也果

知好名定揀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賢於不顧忌者遠矣此以恕道教人廣開爲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驅除纔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粧點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我做

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做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

諺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與還是德不修

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冶容誨淫也楊雄之於王莽是也

讀六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顧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

許、若、不、甚、分努力只怕一二分蠱壞了。可畏哉。可、惧、哉、

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立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之不軌于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苑之罪一言不慎齊陳乞之類是也一行不立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不軌於正西漢楊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彧郭嘉之類是也

晦菴論文右曾子固左蘇子瞻噫過矣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裨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

說

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吁咈不成君臣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聞廣譽不施於身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貯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

人不我諒而嘐嘐求白焉過矣閑邪以懋厥德積誠以動厥物他非所知也

我有恩於人而惓惓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

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

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為已圖便宜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已不肯為人留地步小人也

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轂長絜短骨肉間亦戈矛矣況儔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嘗試苟安墜坑落塹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

以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古人多則違心亂行之事層見疊出不啻痼

瘝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
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
貧而淡然無求于人富而藹然能益於人兩者皆
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
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輿氏所謂餂之類
是也君子不爲餂不容心
首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園君臣也而以兄弟傳

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反面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袒念人之饑如我枵腹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人之孤寡如我伶離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爾爲爾我爲我自雄其貲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卽艱苦顛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

都以肝膽爲主

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神鬼

云如之何

申生之志可爲舜陳仲子之心可爲伯夷叔齊惟是上下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德勝陳平宗澤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遭時不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噫古今來如此類者何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即有能文之士畫筆耳

爲都所謂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爲公論此爲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爲徙義以召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噫過矣尼父恕仲嘗不苟恕也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爲善者有所恃而爲惡者有所懼其有稗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既多乎語上

語下都用得着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

漢高配呂后掃興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

御龍子集中極力訾江陵以風聞爲實錄殊失公平

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恥吾不如一鄉之人吾恥之既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恥嗟乎吾恥之吾恥之曷其有極

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鑿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

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

靜坐時、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養出端倪、如是而後稱善學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恥為

人弟子

陳惕龍曰程子本義太淺畧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于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畧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于煩淺以翼深畧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于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昉自孔子良知之說昉自孟子陽明于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楊墨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揑聖賢大功德一則斷滅聖賢眞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興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無緣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

人非靜坐則無舒主敬。

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爲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以勳業言之稷契周召而後畢竟以孔明爲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

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靜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

而朱子不與焉。憶誣也甚矣。

海剛峯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菴、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憶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錄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錄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淪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

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爲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絶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唯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傳行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官。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

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藹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為二傳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地分曉豈必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

的過覺的津津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憲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
做了君子却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却是喫虧
如今涉世或當局或旁觀却要分明此意
范定興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
讀共見書作醒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

所共見乎語不驚人死不休則爲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毋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少愧慚無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餘今看來却都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爲學也

今日治心且從蔓衍治起此處大段不清楚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

於文成而忠憲遜之蓋學勝也
陳惕龍謂陽明爲本朝爲第一人又曰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知七十子之於孔子至其所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遺書朝夕諷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覺天下之賞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之傾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則已

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爲靜吾儒卽動是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氏言無吾儒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爲無而吾儒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彝卽無聲無臭之天載二之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實以爲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卽一物不容之本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對舉俱明確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彖之彖者斷易之畫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彖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彖也然而進乎彖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翼彖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詳於諸儒易註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覩孔翼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

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愚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

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

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爲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爲莫知其鄉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爲出入

耳云爾要靜坐須是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爲形寂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與非是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爲之著渾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爲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

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六字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纘其

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吾
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關中之張皆踐履此
二圖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
大成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
又朱子之敵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
子之後者宜用攻

孫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
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
然後彙輯訂正列爲四書朱子又續承二程之志

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則饑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稜稗同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奇資聖

賢矣

文清謂堯舜爲乾道禹爲坤道葢據書辭曰欽明曰重華曰祇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爲乾舜爲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爲乾禹爲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强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

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

復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聊勗已耳

文清稱眞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于心心不雜則滿腔天理渾然湛然發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光明俊偉自是于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于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則聖賢豪傑兩途當有各擅其

長者但聖賢分數少豪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于豪傑矣

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

釋氏之徒以爲師事大顛謬誣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畧其小廉責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

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狷介清苦不與世俗爲緣如鳳凰之在鷄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愼也者不問而知

其爲端人矣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不問而知其爲匪人矣。

文清曰爲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卽遏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修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朱張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非正學也卽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張朱亦

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駕周程張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

道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是尚可以爲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功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

命寫字務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學何也心卽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

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特不可以千秋哉。并不可以一世矣。爲吾子弟者愼無役役功利而自外堯舜之道哉。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而能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塵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諸史。只是玩

物喪志

文清本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一刻不凝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

用其極究歸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

文濤論爲學於尸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後即求尸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尸耳博洽文辭華贍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文濤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

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毎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宜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

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

爵。又烏知天爵為何物哉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遺一字。或多一字。皆緣心不在而然。斷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

持已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

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遑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爲口耳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的

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聽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重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威儀亦何可以不嚴整乎哉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即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即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

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己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

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忝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四子五經焉蘇韓閣筆矣或謂

字不鍾王非書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程朱即此是學爲鍾王束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嗣響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纘千聖相傳之敬而點畫

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

曾子三省其即中庸之三達德乎。

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竊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警惰只當于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

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于輕與情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養心聖賢之書勤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爲鑒臨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

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

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爲天理之心則高峻。爲人欲之心則卑陋。爲天理之心則廣大。爲人欲之心則狹小。爲天理之心則光明。爲人欲之心則暗昧。爲天理之心則潔淨。爲人欲之心則汚穢。爲天理之心則端正。爲人欲之心則邪僻。爲天理之心則專一。爲人欲之心則雜擾。爲天理之心則寬厚。爲人欲之心則刻薄。爲天理之心則細密。爲人欲之心則粗疎。爲天理之心則

深沉爲人欲之心則淺露爲天理之心則公平爲人欲之心則偏私爲天理之心則坦易爲人欲之心則艱險爲天理之心則舒緩爲人欲之心則急躁爲天理之心則謙和爲人欲之心則倨傲爲天理之心則退讓爲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

文清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即拂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可畏哉

文清曰、盪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三者雖並言之要、以盪滌私邪爲主。蓋盪滌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

文清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

文清曰、盪滌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

文成之才、大於文清、文清之學、正於文成、尚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

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清、蓋自爲地也。

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便不成造化、人道邁往有一

息間斷便不成性學。

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懈弛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歉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繇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以欺學之不講貿貿迷途者焉
也余則曰若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
之而不繇道者衆也以欺學之徒講役役空文者
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余則不戒正
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旣忘矣
又何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
勿忘爲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
於正助矣

先正云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雜以閒思妄想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以不從事于斯也

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問心焉行往問心焉飲食問心焉語默問心焉寤寐問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爲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爲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

文清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

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衆

朱子曰至精之理于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葢本孔子也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

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繇謂之道。道與理只是一個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卽庸衆者習而安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個物。卽有一個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個物。須審那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

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也。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爲知。此卽知行合一之學。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卽顯卽微。有間乎。無間乎。寂然不動者。體也。而用具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卽體卽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爲是語也

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却有物不有其何以言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却有時不然其何以言用體用兩虧枉却天命之性矣

曹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怍心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己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己復禮之受用也克己復禮為仁謂顏子之樂即顏子之仁亦可矣

爲子不能盡子道。爲臣不能盡臣道。爲父不能盡父道。爲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

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皆惡。要在人有以調劑之。

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

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强。愈日明。

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于用力之久。夫用力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理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然、其至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非爾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卽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

一本耳而千態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
函陰負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淸曰不敢有邪心漸進于誠包曰不敢有僞心漸
進于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
益一目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口日省察所習不
愼則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
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

上第一件事念之哉

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立誠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不存心則放。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慎與。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該載于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即物即則。即器即道也。二之則不是。

日來覺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

意解怠言語粗疏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盡

夜間須兢兢提撕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而户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知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意則出世經世傳世亦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華而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簡册者皆可以此書貫通而滙歸之也故曰四書

不可一日不讀。

薛子曰萬物本于天萬事本于心余謂天者萬物之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育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心卽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

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祖唐宗其治亦

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慝德故也所以謂之雜霸文淸曰、三綱五常爲學爲治之本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

鄒魯洛閩

涇陽先生微有駁雜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微有沾滯而大服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無少駁雜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繇也使非顏曾思孟羽翼於前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皦然於天

下萬世若曰吾自有捷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曾思孟乎吾不知顏曾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愼之

焦弱侯以程朱爲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勲立名垂史册子獨目之爲小人誅其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子獨

推之爲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嘆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于詩韓聖于文皆讀書破萬卷者而辭氣萎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

蘇長公長於五經無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纖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涇野崇奉二程書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爲未也擬之和靖而以爲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

不謂之知程也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于程子獨不然援濂溪爲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爲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卽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

爲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涫室劄記卷下終